



1月14日，读者在江苏无锡市滨湖区新型阅读空间“钟书房”阅读。
潘正光摄（人民图片）



1月11日，工作人员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直播推介图书。
新华社记者 潘旭摄

中国图书出版： 立足内容质量 走向多元发展

袁雨晨

1月10日，由中国出版协会、中国书刊发行行业协会主办，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承办的第七届“阅读X论坛”在北京举行。作为一年一度的行业盛会，本次论坛以“数据洞察与品牌发展”为主题，发布了《2023年图书零售市场年度报告》（下称《报告》）。

图书市场日渐回暖，《报告》显示，2023年，全国图书零售市场码洋同比增长率由负转正，同比上升4.72%，码洋规模912亿元，“恢复与发展”成为图书市场的关键词；营销渠道分化、消费习惯改变等因素叠加，给图书市场带来更多机遇。

直播售书助力行业复苏

“阅读除了获得知识之外，更多的是培养我们感受幸福的能力。”在某平台的图书直播间，主播手捧《冬牧场》《北极村童话》等书籍侃侃而谈，屏幕上方人气值不断攀升，屏幕下方弹幕一个接一个，大家购书热情强烈。对出版人而言，这类场景并不陌生。近年来，互联网的发展给图书市场带来深刻变化，“直播售书”等基于短视频平台的电商销售渠道强势崛起。开卷数据显示，过去一年，短视频电商成为带动图书市场整体增长的主要动力，成为仅次于平台电商的第二大销售渠道。

短视频电商作为图书零售市场新的“流量高地”，成为各大出版机构销售布局的重点。本届“阅读X论坛”中，“新渠道”“直播间”“短视频”成为出版人关注的关键词。《2023抖音电商图书消费数据报告》显示，2023年在抖音平台开启直播的图书商家数量同比增长45%，商

家直播累计超146万小时，累计吸引观看超24亿次。出版机构纷纷“亲自上场”，通过官方旗舰店直播建立自己的短视频营销渠道。紧跟热点话题，打造“爆款”短视频，深耕直播售书，逐渐成为新书营销的普遍模式。

随着短视频电商的崛起，许多出版人开始以互联网思维重新审视图书宣发。果麦文化营销与品牌部总经理毛婷认为，与过去的“创意营销”和“铺量营销”相比，短视频时代的“圈层营销”让图书营销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主动拥抱短视频与互联网，为图书出版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原创好书擦亮出版品牌

2023年，图书出版业不仅在营销渠道上有所开拓，在书籍质量方面也稳步提升。岁末，各大出版机构纷纷推出年度好书榜单，向读者展示过去一年的亮点。

在这些年度榜单中，原创好书引人注目。其中既有商务印书馆《中国神话》《伟大的思想》，上海三联书店《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抵达：一部政治演化史》等非虚构作品，也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星空与半棵树》《欢迎来到人间》，作家出版社《河山传》《芬芳》等虚构类长篇力作。“阅读X论坛”上，与会者普遍认为，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营销渠道的剧烈变动，更加凸显了内容质量的重要性。

持续推出原创好书，为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内在支撑。各出版机构也借此实施品牌战略，用拳头产品擦亮自有品牌。开卷数据显示，自2010年开始，中国图书品牌迅速增长，目前品牌数已达1070

个，在少儿、教辅、人文社科等市场份额较大的板块中，涌现出乐乐、曲一线、磨铁、新经典等较为成熟的优质图书品牌。优质好书与口碑品牌相互支撑，看品牌选好书的购书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在各大出版机构的品牌战略中，通过差异化选题找准品牌定位，依靠精品图书巩固品牌质量是一贯思路。重庆出版集团卡通分社的“独角兽书系”长期深耕奇幻文学领域，持续推出《冰与火之歌》《猎魔人》《守夜人》等知名奇幻文学作品，目前已成为国内奇幻文学的图书品牌“大学问”以“追求学术出版的品牌化、市场化和立体化”为实践导向，2023年出版《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等经典学术著作，服务学术研究的同时收获良好市场反响。磨铁文化的“文治图书”以女性文学为立足点，2023年推出的《身为女性的选择》等书籍成为业界“爆款”，得到读者广泛好评。

“一些出版机构能很好适应市场，保持逆势上行，离不开‘有好书、有精品、有品牌’这三‘有’。”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说。面对乍暖还寒的图书市场，坚持内容为王、质量至上，是出版机构发展的“定海神针”。

IP开发推动多元发展

“高品质的直播”“这场文学盛宴值得一看”“这场直播是我2023年最美好的文学回忆”……在2023年12月31日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的“2024文学中国跨年盛典”活动直播中，评论区好评不断。“文学中国跨年盛典”自2021年开始举办，迄

今已延续3年，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个影响大、口碑好的IP。近年来，“IP”成为观察图书行业的一个切入点。各大出版机构策划的IP层出不穷、百花齐放，为全民阅读提供了更为多元的路径。

IP原为“知识产权”的英文缩写，在文化产业领域，IP指的是一种具有高度标识性的传播符号。不少出版机构早已开始图书IP的策划与运营，其中以少儿领域最为成熟，如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推出的“猫武士”主题文创产品与研学活动，江西高校出版社北京分社推出的包括服饰文具、动画剧集等多个品类的“小猫汤米”宇宙，福州青葫芦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推出的“小羊上山”汉语分级读物等。“一个IP要有属于自己的理念和内涵，要和他们的用户之间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青葫芦文化有限公司副总裁张丽说。

近年来，图书类IP逐渐由少儿领域扩展到更为广泛的人文社科领域，以单一图书为核心的“图书IP”也向以整体品牌为核心的“品牌IP”深化。过去一年，各大出版机构频频举办主题活动，提高自身品牌IP的丰富性与影响力，如中华书局的“读者开放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三联中读知识大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山水阅读”系列活动等。可以看到，立足品牌底蕴，开展特色活动，将自身品牌打造成极具辨识度的“品牌IP”，成为出版机构IP运营的新常态。

展望2024，“多元发展”是图书市场整体趋势。不断细分的营销渠道、差异化的品牌战略与多维度的IP建设，将让图书出版业更具活力。

赵宪章主编的《中国文学图像简史》（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出版，下称《简史》）参照文学史分期，着眼于与文学相关的神话传说图像、书法图像、诗意图、小说插图、曲本插图、连环图画，简明勾勒出先秦至民国时期文学图像的演进脉络。

《简史》的不少概念术语建基于中国传统文论，学理性内涵则源于符号学、图像志和图像学相关理论，形成了自成一体的研究路径。该书以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的8卷本《中国文学图像关系史》为底本，增加了文学书像内容，为中国文艺理论本土化范式的建立提供了范例。

首先，《简史》从“文—图”关系出发，在形式本体论层面构建了集史、论、评、鉴于一体的文学图像分析体系。文学图像是文学作品在传播过程中形成的相关画面和场景，既是文学性和文学经验的一种物化形态，也是“象思维”作用下语文文本向视觉文本的外化和延伸。例如唐代王维的《终南别业》最为人称道的诗句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句诗既勾勒出禅意十足的静态画面，也像一个短镜头，演绎出诗人悠然行走在山中，静坐在水的尽头，仰观云起云落的视觉性内涵，后世不仅有南宋马麟、夏圭、李唐进行图像化解读和再创作的《坐看云起图》《坐石看云图》，还形成了画家竞相摹写的山水画母题，元代唐棣、盛懋，明代董其昌、钱贡，清代石涛、黄慎等都受这首诗的影响，用画作呈现出其中的意境。

这首诗及其衍生的各种“坐看云起”图之间的关系，既是诗意在历史时期被品味和阐释的具体体现，也反映了语言诉诸的视觉想象和图像诉诸的视觉想象之间的交互协作。显然，与《终南别业》有关的“文—图”关系的变迁过程，体现了文学与图像的互动、互仿、互文、互证与互衍。

《简史》将文学图像史分为萌发生成期、生发完善期、范式塑形期和延展再生期4个阶段。其中，既有描述文学图像风貌和情态的铺叙式“长镜头”，如各章前两节对不同时期文学图像母题和图像概况的说明；也有透视和评析文学图像景观的“景深镜头”，如《诗经》图、《楚辞》图、《山海经》图、《西厢记》图的后世图像；还有锁定文学图像范



畴的“特写镜头”，如顾恺之《洛神赋图》《列女图》、《红楼梦》孙温绘本；以及赏鉴文学图像图本的“慢镜头”，如各章均设有文学图像赏析内容。

其次，《简史》以“图—底”关系为认识论基础，在知识现象学视域下建立了文学图像的历史形态和符号形体分析模型。“图—底”关系或曰主体和背景关系，是一种基本感知模式，也是一种画面构成的逻辑形式。文学图像也可视为“图—底”关系的一种呈现方式。

《简史》把符号形体分为语象、书像和画像3类。语言和语象、字像和书像、绘画和画像的关系均可视为“图—底”关系。就文学书像而言，源于语象的字像和书像是书法艺术的一体两面，二者共同呈现出过程性的视听一体的艺术形式：“被书写的字像就是书像，被欣赏的书像就是艺术”。这句话是从现象学角度对书法艺术的界说，与法国精神分析学家莫兰的观点“书法将画和字连接起来”高度契合。《兰亭集序》《祭侄文稿》《黄州寒食帖》均集文学性与书法美于一体，是语象、字像、书像融汇和合、浑然一体的典范，“兰亭修禊”这一题材更成为后世绘画的母题。由此，《简史》将中国文学的文学性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形态从文学世界中牵拉出来，获得了无比广阔的阐释空间。

《简史》以图像史为参照，借鉴艺术史研究路径，创立了反推式的文学研究新模型，扩大了文学的范围，拓展了文论的论域。这一模型以中国传统文论为基底，吸收《周易》“观象于天”的世界观，以荀子的“影之象形”说、王弼“言象意”之辨为理论支撑点，融合扬雄的“心声/心画”说、刘勰的“比兴”“隐秀”说等内涵，同时参考西方语言学、艺术学、美学和哲学等相关理论，创造了本土化文论走向世界的契机与可能。

《简史》以图像史为参照，借鉴艺术史研究路径，创立了反推式的文学研究新模型，扩大了文学的范围，拓展了文论的论域。这一模型以中国传统文论为基底，吸收《周易》“观象于天”的世界观，以荀子的“影之象形”说、王弼“言象意”之辨为理论支撑点，融合扬雄的“心声/心画”说、刘勰的“比兴”“隐秀”说等内涵，同时参考西方语言学、艺术学、美学和哲学等相关理论，创造了本土化文论走向世界的契机与可能。

《简史》以图像史为参照，借鉴艺术史研究路径，创立了反推式的文学研究新模型，扩大了文学的范围，拓展了文论的论域。这一模型以中国传统文论为基底，吸收《周易》“观象于天”的世界观，以荀子的“影之象形”说、王弼“言象意”之辨为理论支撑点，融合扬雄的“心声/心画”说、刘勰的“比兴”“隐秀”说等内涵，同时参考西方语言学、艺术学、美学和哲学等相关理论，创造了本土化文论走向世界的契机与可能。

《简史》以图像史为参照，借鉴艺术史研究路径，创立了反推式的文学研究新模型，扩大了文学的范围，拓展了文论的论域。这一模型以中国传统文论为基底，吸收《周易》“观象于天”的世界观，以荀子的“影之象形”说、王弼“言象意”之辨为理论支撑点，融合扬雄的“心声/心画”说、刘勰的“比兴”“隐秀”说等内涵，同时参考西方语言学、艺术学、美学和哲学等相关理论，创造了本土化文论走向世界的契机与可能。

◎ 新作推介 勾勒文学图像演进脉络 ——评《中国文学图像简史》 郭伟

本“特写镜头”，如顾恺之《洛神赋图》《列女图》、《红楼梦》孙温绘本；以及赏鉴文学图像图本的“慢镜头”，如各章均设有文学图像赏析内容。

其次，《简史》以“图—底”关系为认识论基础，在知识现象学视域下建立了文学图像的历史形态和符号形体分析模型。“图—底”关系或曰主体和背景关系，是一种基本感知模式，也是一种画面构成的逻辑形式。文学图像也可视为“图—底”关系的一种呈现方式。

《简史》把符号形体分为语象、书像和画像3类。语言和语象、字像和书像、绘画和画像的关系均可视为“图—底”关系。就文学书像而言，源于语象的字像和书像是书法艺术的一体两面，二者共同呈现出过程性的视听一体的艺术形式：“被书写的字像就是书像，被欣赏的书像就是艺术”。这句话是从现象学角度对书法艺术的界说，与法国精神分析学家莫兰的观点“书法将画和字连接起来”高度契合。《兰亭集序》《祭侄文稿》《黄州寒食帖》均集文学性与书法美于一体，是语象、字像、书像融汇和合、浑然一体的典范，“兰亭修禊”这一题材更成为后世绘画的母题。由此，《简史》将中国文学的文学性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形态从文学世界中牵拉出来，获得了无比广阔的阐释空间。

《简史》以图像史为参照，借鉴艺术史研究路径，创立了反推式的文学研究新模型，扩大了文学的范围，拓展了文论的论域。这一模型以中国传统文论为基底，吸收《周易》“观象于天”的世界观，以荀子的“影之象形”说、王弼“言象意”之辨为理论支撑点，融合扬雄的“心声/心画”说、刘勰的“比兴”“隐秀”说等内涵，同时参考西方语言学、艺术学、美学和哲学等相关理论，创造了本土化文论走向世界的契机与可能。

◎ 创作谈

发现古典植物世界的诗意

汤欢

生长于草木繁茂的乡间，我自幼对身边的一花一木感到好奇，囿于条件有限，彼时尚不知那些自由绚烂的野花野草叫什么名字。上大学上《诗经》课，接触到细辛狗《诗经名物图解》，看到那些精美的插图，才真正认识了苜蓿、飞蓬、游龙（红蓼），然后再读“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山有乔松，隰有游龙”“自伯之东，首如飞蓬”，这些植物立即浮现眼前。2000多年前，先民怎样发现它们，为何将它们写入诗中？经过漫长的历史流转，它们又寄托了后人怎样的情感，发生过哪些有趣或感人的故事？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开始以具体的植物为对象，去探寻它们背后的历史文化。翻阅古籍中与植物相关的各类文献时，我越发觉得，植物是打通古今、连接中西的载体，我们身边寻常可见的一草一木，背后都可能蕴含着无比厚重的历史文化。

自古以来，植物就是衣食、医药之源，是先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山中乔木、河畔青草、空谷幽兰，亦是先民寄情寓兴的重要载体。牡丹象征富贵，兰花是君子，梅花有傲骨，折柳赠远别，红豆寄相思，它们出现于文学、绘画之中，是融在国人血液里的文化基因。如果植物会说话，讲起自己在历史长河中的种种遭遇和

际遇，可供言说的很多：从本草、农学、园艺，到经学、文学、民俗、掌故，乃至东西文明交流、历史地理气候……可以说，由草木汇集起来的，是一个丰富驳杂、有趣有料、诗意盎然的世界。

自然界的花草树木那么美，与它们相关的诗典故那么美，画家笔下的花卉、博物插画和本草图谱也是那么美，如此多美丽的景物涌现在我面前，除了将它们写下来，我想不到别的办法来表达内心的感动。“写作是内心的需要”，我在中文系课堂上听到的这句话，贯穿了两本《古典植物园》写作的心路历程。

因此，《古典植物园》并不是什么植物都写。美国小说家卡佛说，每个作家都应该写自己熟悉的、能感动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写“应该感动”他的东西。我在选取所要写的植物时，就遵循了这一原则。

写哪种植物往往缘于一种契机，或一种缘分。这个契机可能是读书时遇到了问题，有了问题意识，才有了寻找答案的动力。例如，《诗经·郑风·溱洧》里的“勺药”究竟是不是芍药？“蜀葵”是因产自巴蜀而得名吗？木兰就是玉兰吗？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正是写作的过程。

这个契机也可能是日常生活或旅行途中的发现。一年冬天在北京

的早市上，我见到了慈姑和荸荠，联想到汪曾祺先生的散文和小说，觉得有必要好好认识一下这两种植物。之后重读汪先生的文章，竟然有意外的发现。又一年夏天去襄阳，在护城河的桥头被两棵巨大的夹竹桃所震惊，于是就了解一下这种植物的前世今生。

另外还有一种契机，是某个时刻遇到了这种植物，而它勾起了我的过往回忆，植物背后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人和事。例如《古典植物园》中的葎草、金银花、茉莉、水杉，是分别写给我的父亲、母亲、中学好友，以及纪念我外婆的。在写这样的文章时，情感自然流露，写起来最为顺畅。

《古典植物园》无意向读者做百科全书式的介绍。若是一味罗列文献、面面俱到，与古代类书又有何异？因此，有了写作的契机之后，扎进书堆，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找到有用的资料，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这项工作有时无比繁琐，如果遇到植物名实不符需加考辨，写作难度则会更大。

困难虽有，但在经史子集和东西文化之间寻找答案、挖掘故事，很像探险。因为你不知道会遇到怎样的文献资料，不知道会有怎样令人心神荡漾的意外发现。《古典植物园》为例，从杏花写到巴旦杏，才知道梵·高那幅著



名的《杏花》是巴旦杏花，与我们江南春雨中的杏花并非一物；在了解荸荠的外形、生存环境和文化特质后，对《受戒》这篇小说的鉴赏又多了一个视角；写冰雪中盛开的款冬，经由“僧房逢着款冬花”这首诗，对晚唐诗人贾岛有了颠覆性的认识；由蜀葵写到向日葵，得知它在传入我国之初曾因形如蜂房而被嫌弃；而探索凤仙花、散沫花这两种可供染色的指甲花，就像在古印度、波斯以及中原文化之间畅意神游……

每到这个时候，我都会真心认同南美洲作家马尔克斯的这番话：“有时候，一切障碍会一扫而光，一切矛盾会迎刃而解，会发生过去意想不到的许多事情。这时候，你才会感到，写作是人生最美好的事情。”

能够带给你“探险”般的乐趣，让你遇见更多意想不到的美好事物，这可能是两部《古典植物园》与其他植物文化类图书最大的不同。
(作者系植物科普作家)

